

十娘歌

上卷
DAHAN GEJI

宫计

他，桃花一样胭红绚烂
的绝美男子，
偏为貌不惊人的她赌上今生；
他，从废王孙到天子，
皇后之位三易其主，
却因她，数倾天下，沦陷真心。
她的传说，正在开始……

绿水如蓝 著





DAHAN
GEJI

大汉歌姬

上卷
宫计

绿水如蓝 著

他，桃花一样胭红绚烂的绝美男子，
偏为貌不惊人的她赌上今生；
他，从废王孙到天子，皇后之位三易其主，
却因她：数倾天下，沦陷真心。
于她的传说，正在开始……

21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宫计 / 绿水如蓝著. -- 南昌 :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12.8

ISBN 978-7-5391-7330-6

I. ①宫… II. ①绿…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80620号

大汉歌姬 · 宫计 / 绿水如蓝 著

策划出品 陈丽娥

责任编辑 杨颖 张周

特约编辑 苏丽霞 魏晴雯

美术编辑 钱巧巧

封面设计 汀一

内页装帧 王玲

封面绘图 唐卡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版人 张秋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0000册

开 本 168mm × 235mm 1/16

印 张 20

字 数 328千

书 号 ISBN 978-7-5391-7330-6

定 价 25.00元

赣版权登字—04—2012—36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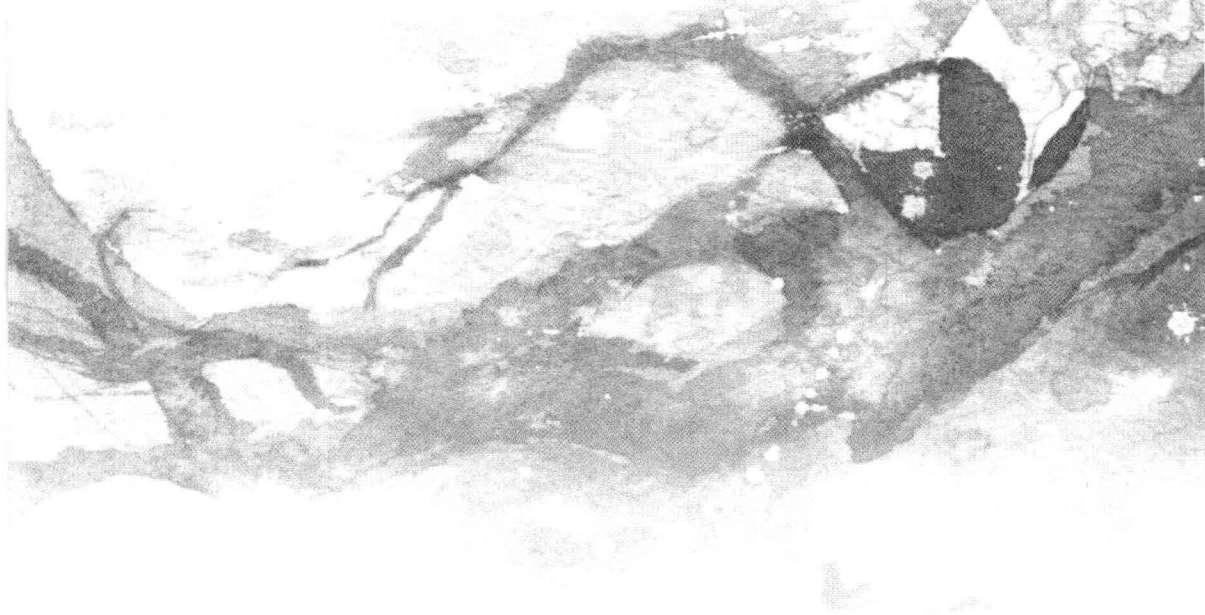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服务热线: 0791-86512056)



大汉歌姬

宫计 [上卷]

146	136	127	116	104	094	083	072	064	054	043	033	026	014	008	001
第十六章	第十五章	第十四章	第十三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一章	第十章	第九章	第八章	第七章	第六章	第五章	第四章	第三章	第二章	第一章
步步为营	危机四伏	关键之人	再见宣帝	琴曲求凰	人约黄昏	再度惊魂	棋差一着	宣室献歌	香消玉殒	栖身长乐	红颜薄命	上官太后	真命天子	初为侍婢	天音云昭



目录

307	298	290	281	273	262	254	243	235	227	219	207	200	190	180	169	157
第三十三章	第三十二章	第三十一章	第三十章	第二十九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章	第十九章	第十八章	第十七章
无缘之缘	有美人兮	非爱不真	旧去新来	将计就计	始料未及	滋补之药	入住椒房	太后之托	命值几何	操控全局	放手一搏	破解真相	新曲逍遥	有情无情	以命祭天	二次侍寝



第一章 [天音云昭]

公元前七十三年，西汉，宣帝，本始元年。

这是一个明媚的早晨，春阳在那天边露着娇红的脸，又把那娇红一缕一缕，透过了木格窗，送到我的床前。

我倚着雕花柱子坐在床沿，向着阳光伸出手，那些灿烂的光线便在我的五指间跳跃着，像个躲猫猫的顽皮孩子，偶尔一刹那的反光，刺着我的双目。闭上眼的同时，我仿佛还能听见它恶作剧成功的得意笑声。

是啊，它应该得意，把我恶整到如今这个地步，老天怎么能不得意呢？

叹气，我本来不是个喜欢唉声叹气的人，可现如今，要是再不叹上几口气，我非得当场憋死不可。

“唉——”

“子服？”

“……”

“子服！”叫声中加入了某种嗔怪，同时不耐烦地抬高了音量。

我这才如梦初醒，不禁又要叹息。已经半个月了，我依然不能很好地适应这个名字。廉子服，一个陌生的不幸的古代少女，难道我真的要借着她的脸孔、她的身体，代替她过完这以后漫长的人生吗？

我这里还没叹完气，那边厢叫我的人已然着了恼，一根纤纤玉指老实不客气地戳上了我的脑门。

“廉子服！你在发什么傻呢？我都叫你三回了，你聋了么？”

这一指头顿时戳飞了我所有的自怨自艾，我醒过神，赶紧朝面前的人扮了个温顺的笑脸，“原来是珠蕊姐姐，叫我有事么？”

真够窝囊的，想我都三十岁的人了，现在居然得管一十六岁的小丫头片子叫姐姐，还要叫得这么低声下气，这到底算哪档子事？

对于我刻意的讨好，珠蕊并不领情，趾高气扬地昂着她那张鹅蛋小脸，不拿正眼瞧我。

“你赶紧的，跟我上楼去，姑娘叫你呢。”

“哦，知道了。”我应了一声，站起来，跟在珠蕊后头往门外走。

冷不丁地，珠蕊忽然停住脚，半侧着身子，斜斜地瞥了瞥我，嫌弃地撇起嘴角，“我说子服，你就这样去见姑娘么？好歹以后你也是姑娘的侍婢了，本来就长得不得怎么样，还不好好地打扮打扮，多擦些胭脂水粉遮遮丑。以你现在的这副模样走出去，没准丢了我们天音坊的脸面。”

于是乎，我又坐了回去，坐到了梳妆台前，由着珠蕊拿出一大堆红红白白的东西，在我脸上鼓鼓捣捣忙个不停。她一边忙一边抱怨，抱怨我的姿色平庸，抱怨姑娘怎么会突然失了水准，把我这么个次货买进门来。

没错，我就是让人买进门的。半个月前，我遍体鳞伤被强逼着跪在街头，自卖自身。实在不想卖给那个蠢钝恶俗的男人做小妾，让原本悲惨的命运变得更加悲惨，所以我拼了命地冲出路口，拦住那辆马车。我相信马车里的人能够扭转我的命运，我相信她是我绝处逢生的唯一机会，凭着我的直觉，凭着最初那一眼，她登上马车时不经意投向我的同情目光，似感同身受的同情与嗟叹。

这会儿，忙了一气的珠蕊终于停了动作，上下审视着我，微一点头，算作满意，说了句：“就这么着吧，还凑合。”

瞧她这语气里的勉强，什么叫还凑合？想当初，我颜雨也是职场上数得着的大美女，多少男人趋之若鹜，巴结我都巴结不来。我有些不服气地瞄了瞄铜镜里的自己，然后彻底地服了气。的确，那细眉毛细眼睛和菠菜样的面孔，实在凑合得勉强。

好吧，那就凑合吧。谁叫我再也不是颜雨了呢，我再也不是跨国公司的高级主管，我再也不是商圈中让我的那些男性对手又爱又恨的“颜狐狸”。

从今以后，我是廉子服，是天音坊——长安最大的歌舞乐坊里一名小小的侍婢。买下我的人，我要服侍的人，就是珠蕊口中的那个“姑娘”，苏云昭苏姑娘，天音坊中最红的红牌，被她的仰慕者们推崇为——“大汉朝第一歌姬”。

※ ※ ※

上了小楼，苏云昭不在屋里，却是站在了外间挑出的高台上，半倚着栏杆，望着手中的一朵牡丹花，若有所思。

珠蕊一看这情形，忽地犹豫起来，有心上前通报，却流露出几分怯意。到底是没有敢出声，立在原地，垂手候着。

外边楼下，时不时有鼓噪声传来。我知道准又是那群所谓的痴情种子，自发聚在美人的闺房外，盼望着—睹芳容，盼望着苏美人在凭栏远眺之际能够顺带看一眼自己。

这种戏码，自我踏进天音坊，十数天来每一日都会重复这么几回，看得我这个初来乍到的都已经开始厌烦，更何况当事人？

底下的人不知收敛，越发吵闹、起哄，一如往常终于又惊扰到了苏云昭。我看





见她匆匆往下扫了一眼，蛾眉不悦，拧在眉心。大约是准备起身回屋，却在转头时发现了我和珠蕊。

珠蕊趁势开口，一改先前的咋呼，轻声细气里显出了些许敬畏：“姑娘，子服来了。”

跟着她又拿眼角向我示意，我这才明白过来，连忙学着她的样子，对着苏云昭行礼。

“子——子服见过姑娘，多谢姑娘肯收留子服。姑娘大恩大德，子服没齿难忘。”

感觉好像在演古装戏，我就是个蹩脚的新手，搜肠刮肚想出来的台词，生硬至极不伦不类。我想我一定是有哪里不伦不类了，否则苏云昭不会在听见我的声音时，面上又出现了一丝震动。那震动，让我联想到当日我拦她马车、苦苦哀求她买下我时，一刹那间她神情的变化。

不由得疑云满心，却又琢磨不透。耳旁听见苏云昭吩咐珠蕊先行退下，她说她还有话要单独问我。

我更加警惕。难道她看出什么破绽来了吗？她看出来了，我不属于这个时代？不，不可能，即便廉府的人，子服的亲爹亲娘都一无所觉，她怎么可能仅凭一面之缘就瞧破了我的来历？

除非——她和我一样，也是穿越而来？顿时心潮澎湃，我热切地仰起脸，看向苏云昭，希望能从她眼中见到相同的热切，可我却接触到了一对幽幽深深的眸子，很温和，却难掩那眸光中仿佛与生俱来的清冷与疏离。

她问我：“子服，你的伤全好了么？”

收起失望，我小心地斟酌着用词：“多谢姑娘记挂，多亏珠蕊姐姐悉心照顾，我的伤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提到珠蕊，苏云昭笑了起来：“珠蕊她，没有为难你么？”

我摇头。

苏云昭续道：“珠蕊这丫头，本质不坏，待人也真诚，只是心眼小了些，嘴快了些。若是她言语中有什么刺耳难听的，你别往心里去。倘是她太过分了，你就来告诉我，也别叫她欺负了去。”

我没料到她会说出这样一番话来，愣了一愣。

不愧为当朝第一歌姬，不过一句寻常的安慰话，却能讲得如此动听悦耳，宛若天籁。也没见她带着过多的关切，却胜过世上最温柔的指尖，成功地拨弄了我的心弦。长久以来，一直压抑着的情绪，猝不及防地宣泄，有股热浪冲了上来，湿润了眼眶。

这泪水来得太快，我来不及掩饰，落在苏云昭的眼里，竟也引发她的几许落寞，继而凌乱了一贯的沉静如水。

她转过头，转向远处，她的侧影，便如同她拈着的那朵牡丹，花开锦簇千娇万态，却是离了土、断了根的无依无靠。

许是美人眼波流转，逗弄得某些自命风流的家伙心痒难耐，下方再起喧哗。

苏云昭薄怒双眸，“子服，我们进屋再说。还有，把门窗关好，不要再让那些个庸俗之辈吵了我的清静。”

我答应了一声。苏云昭起步欲行，不想回身之时，指间一松，拈着的那朵牡丹便脱了手，飘飘悠悠往下坠去。

下面的庸俗之辈彻底沸腾了，瞬间伸出无数条手臂，争抢着美人碰触过的那朵落花。场面之轰动，直叫人叹为观止。

然后，突然地，人群里蹿出一名男子，跟旱地拔葱似的，飞起来老高，抢先一步将尚未落地的牡丹收入掌中。跟着，踩着一个又一个人头，猛地提气长啸，身轻如燕，不费吹灰之力就翻过栏杆，站在了小楼之上。

我登时傻了眼，不知该作何反应。

按说这镜头，在武侠电影里早已是司空见惯。可隔着银幕和亲身目睹，其中的震撼，简直相差十万八千里。那人从纵身而起，到夺花在手，再越栏而立，一系列动作，干净利落潇洒至极。

等到他在我跟前站定，我才发觉此人已绝非“潇洒”二字可以概括。

想我颜雨，生意做到大江南北，完全能够称得上阅人无数，什么样的帅哥美男我没见识过？可是现在，我敢指天发誓，我真的没有见过像眼前这位，如此、如此、如此——美丽的男人。

用美丽来形容男人，着实有些怪异，似乎带着那么点贬义，但我却丝毫没有要贬低他的意思。我只是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来形容他，除了——美丽。

上苍造就出这样美丽的男人，天生就是要让女人羞愧的。那样的容颜，每多看一眼，看到最后，便是美丽二字也显得单薄了。

应该是绝美吧，绝世绝代的美。不仅美，而且柔。

他的五官极柔，柔的眉梢，柔的眼角，柔的唇畔。那一刻，我脑子闪过这样四个字——人面桃花。

是的，他像桃花，他是满树满眼绚烂桃红中，最嫣红绚烂的那一簇。他绚烂，却不世俗。像桃花一样的男子，却不曾沾染半分世俗的脂粉气。因为他并非绽开于尘土，而是狂放在那无尽高处的悬崖峭壁，披洒着艳阳的万丈金芒，傲视人间。

所以，哪怕眉眼再温存，依然遮不住骨子里的骄傲与狂放。这种骄傲狂放，使他做任何事，都是那么自然、顺理成章。即使是去捡一朵女人失手掉落的花，继而来讨好这个女人。

他从我身边走过，连眼皮都没朝我抬一抬。平生第一次，我全神贯注于一个男人，他却百分之百地忽视了我。

他走向苏云昭，半笑含在唇里隐而未露。苏云昭却一脸漠然，既不意外，也无惊喜。也许她是唯一一个，不必在他的“美貌”之下感到羞愧的女子。

近得不能再近，男子方才止步，伸出右手递上牡丹，送到苏云昭的眼前。笑意渐浓，仿如春风拂面。他说：“云昭姑娘所持之花，岂能流落在外，任由凡夫俗子玷辱践踏？”

我在心里哀叹，一个男人长得好看不算什么，一个男人知情识趣也不算什么，





但是既长得好看又知情识趣，那就不能不算什么。

这个家伙，不仅会让女人为他羞愧，更会让女人为他神魂颠倒。

然而，苏云昭的反应却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她看了看那花，又看了看那人的脸，最终垂下眼帘。

“此花已为凡俗之人玷辱，云昭不要也罢。”语音未绝，人已拂袖，回转屋内。

我几乎忍不住要为苏云昭鼓掌喝彩，当着这么一个超凡脱俗的男子，她还能这么冷静地拒绝他，拒绝得又如此绝妙，就算一向自诩“视男人为粪土”的我，也不得不甘拜下风。

幸灾乐祸地把视线移向那人，我在想，这个桃花般绝美、艳阳般璀璨的男人，被女人拒绝以后又会是个什么模样，垂头丧气？抑或，恼羞成怒？

不料，我第二次估计错误，他并未表现出一丝一毫的难堪与尴尬，浅笑依旧招摇，添了些许自嘲，但更多的是满不在乎。

开始明白苏云昭拒绝他的原因，这个人，虽然他朝着你笑，虽然他笑如春风，但那一笑过后，只是风过无痕。

那男人不再停留，抬脚要走，却又站住，望了望仍旧握在手里的牡丹，忽然毫无预警地扔给我，“小姑娘，这朵花，送给你了。”

我下意识地接住，跟着立刻后悔。

敢情这位是拿我当台阶下了？居然还摆出一副纡尊降贵的嘴脸。难不成他以为我会为了这么朵烂花如痴如狂吗？

不由得心下窝火，恨不得把花扔他脸上去，无奈我的手比不上他的腿快。在我接住花的下一秒，他已然跨过木栏，跳下小楼，好似展翅大鹏，宽袍长袖，随风而舞，接着气定神闲、翩然落地，如仙人降临。

尽管我不喜欢这家伙，却不能不承认他确实招人喜欢。

人群中，走出另一名男子上来迎他，笑着拍他的肩，“洛，怎样？云昭姑娘的闭门羹滋味如何？”

对于朋友的挖苦，我听见那个“洛”竟然慢条斯理、一本正经地答道：“苏姑娘的闭门羹，虽苦，却甜，虽涩，犹香。”

这个答案惹得他同伴又是一阵大笑，也许这正是“洛”的用意所在。

就这样，那两个人，一路走一路笑，旁若无人地相互调侃着并肩离去。

至于其他配角龙套，美人回房，帅哥离场，看好戏的也罢，想好戏的也罢，三三两两，尽皆散开。

比起“洛”，那名和他一起的男子，让我更有好感。

看得出来，他和洛同样有着属于男儿的狂放不羁，但洛的“不羁”敛于内，他的“不羁”却形于外。所以他的笑声听起来才会这么爽朗，让人觉得温暖，真真正正如春天般的温暖。

可不晓得为什么，我最想知道的，却还是我讨厌的那个人的名字，而不仅仅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洛”字。

“他就是司马洛。”

寂静中蓦然响起的声音，吓了我一跳，条件反射地回头，“姑娘？”

不知何时苏云昭又走了出来，站在我旁边。

然后，我心虚了，心虚地装傻充愣：“姑娘在说谁？谁是司马洛？”

苏云昭看着我，眼中闪过一丝莫测高深的戏谑，似不经意地瞟了瞟我手中的牡丹花，“司马洛就是刚才送花给子服的那位大人，司马洛司马大人。”

仿佛被苏云昭的眼光烫着了似的，我慌忙丢了那花，故作厌恶，“是他呀，这人真是讨厌，我还从没见过像他这么轻浮的人。”

对我的评论，苏云昭不置可否，复回头远望，却是追随着街角那个模糊的背影，神情复杂。

原来，她对司马洛，并不像表面上的那般无动于衷。

我知道这种时候，自己最好保持缄默，可有什么在心里痒痒的，总也忍不住。瞄着她的脸色，我清了清嗓子，旁敲侧击、试探地问：“姑娘，那个，司马大人旁边的那位是——”

“那是萧屹萧大人。司马洛和萧屹，此二人乃长安城人尽皆知的名士，当今天子的宠臣。司马洛擅箫擅剑，萧屹擅琴擅赋，二人各有所长，俱文采风流，身家显赫。京中不知有多少名门淑女为其倾倒、拜服，如痴如醉。”说到这里，苏云昭忽地意兴阑珊，幽幽叹了口气，懒懒地挪着步子，“子服，我倦了，要歇息片刻。若是邱大娘又拿着哪个王孙大人的帖子叫我游湖赏春，你和珠蕊替我回了她，别叫她来烦我。”

邱大娘是天音坊的当家，一个唯利是图、见钱眼开的主。

我跟在苏云昭的后头应承着，冷不防一脚虚踩了什么物件。低下头，却是那朵多灾多难、人见人弃的牡丹。

正要跨过去，陡然间有些不舍。想捡起来，又不想捡起来。

犹豫了老半天，终于找到理由说服自己。

听苏云昭讲，那个司马洛是声动长安的名士，又深受皇帝宠爱。留着他送的东西，说不定以后会派上用场，搭个梯子攀个关系什么的。

于是，我理直气壮地弯腰，手还没挨到花边，突然感觉不对劲。抬头，前方，苏云昭侧着身子看我，暗沉的眸光，阴晴难测。

我顿时理不直气不壮了，这当口，捡也不是，不捡也不是。蓦地，灵机一动，索性大大方方地倾身，拾起牡丹，回视苏云昭，作天真烂漫的笑。

“姑娘，看见这朵花，倒让我想起一句诗来。”

“诗？”苏云昭一愣，扬眉微诧，“你，还会念诗？”

“是啊，从前在家里，我看过几本书，只是记得几个句子而已。”

苏云昭望着我，颇有几分刮目相看的意思，良久若有若无地笑了一笑，“既然如此，我倒要洗耳恭听了。”

我把花举到胸口的高度，学着电视中的那些文人墨客，徐徐吟道：“好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苏云昭的娇躯猛地一震，怔忡失神。她本是个才女，怎会听不出这其中的





含义？

“好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她在嘴里地喃喃重复着，眼光仍是投向了街角，在那里，司马洛和那爽朗男子已然拐过了弯，消失在视野。她却固执地不肯收回视线，触动了心事的感伤，满满的似爱似怨，挣扎在翦水双眸。

我达到了我的目的，却有些许黯然，不敢点破，只能继续装蒜，“姑娘，你怎么了？是我说错话了么？”

苏云昭闻声回头，掩饰般地笑得虚软，“子服，你没说错话，你说得很好。想不到你竟也是饱读诗书，才情横溢。你念的这两句，我从来也不曾听过。”

她当然不会听过，这本来就是两句唐诗。

这时，苏云昭又问：“子服，看你的谈吐气度，你不像是贫苦人家的女儿，你如何会沦落到当街卖身的地步？”

“……”

我要怎么回答苏云昭的问题，难道告诉她，我之所以沦落至此，不过就是应酬时多喝了几杯，错把油门当成了刹车来踩？

当我还在苦笑，苏云昭却已体贴地不再追问下去，“子服，过去之事已然过去，无谓再去伤心。以后，你就好好地待在天音坊。这虽然不是什么好地方，不过你放心，跟着我，总不至于吃了亏坏了清白。”



第二章 [初为侍婢]

伤心？伤心的那个人不是我，是廉子服。即便灵魂脱体而去，却仍旧把临死前的那一幕，留在了脑海里，如此鲜明深刻。

她的母亲半蹲着身子，在给一个长相妖媚的女子洗脚，那女人抬脚踢翻铜盆，泼了她母亲一头一脸的脏水。屈辱，忍到此时，忍无可忍。躲在一旁的她拔出匕首，不顾一切地刺过去——

然后，冲进来一个中年男人，她的亲爹，白白胖胖和和气气的脸上，愤怒到了极点，一掌把她掴下了小楼，我猜她八成就是在滚下台阶的过程中摔死了。所以，接下来的毒打、斥骂、不吃不喝关进柴房，都是由我这个穿越过来的倒霉鬼替她承担着。

始终不太明白，好歹子服也是她爹唯一的女儿，好歹她娘也是廉家名正言顺的大房夫人，不过刺伤了一个小妾，这廉家老头子有必要恨成那么一副咬牙切齿的模样吗？

没摔死，就打死；没打死，就饿死。这样还不行？好啊，拖出去卖给他人为奴也好为婢也好，只求在他眼前彻底消失。

回想起来，心仍然会有一些刺痛。也不是我在心痛，那是廉子服的身体在做着惯性的反应。我怎么会心痛呢？早八百年前，我就对亲情不抱任何希望了。

所以，我很容易就把自己在廉家经历的一切抛诸脑后，只除了一个人——子服的娘，我名义上的汉朝母亲。

那个温婉恭俭的女人，对一切苦难逆来顺受得叫人唾弃，却也会用身体替我挡着鞭子，也会违背于她而言天一般的夫君，偷偷送吃食到柴房，也会要死要活地跟出门去，在我卖身的时候陪着我护着我。

她的怀抱让我感受到了温暖，从小到大一直未曾感受过的属于母亲的温暖。我甚至有那么一点依赖上了这温暖，有那么一刻真把她当成了我的母亲，可惜到最后，我却伤了她的心，比她薄情寡义的夫君伤得她更深更重。



一直记得那天，她坐在地上，哭成了泪人，目送我登上苏云昭马车的眼神，那样悲哀，那样绝望，比死还要悲哀的绝望。

她不能理解我的选择，她爱我，却认为，哪怕是卖给世上最下贱最狠毒的男人为妻为妾，总也好过去天音坊做侍婢。

或许吧，正如苏云昭所说，天音坊不是什么好地方，所谓的歌舞乐坊，说白了，就是个陪酒卖笑的青楼。但是苏云昭也说过，只要我跟着她，我就能在天音坊好好地平安地待下去。

事实证明，她没有说错，这一步我也没有走错。我的运气不坏，初入古代就找到一个很好的靠山。

苏云昭虽然只是名歌姬，但她实在太红了，多少王孙权贵为得苏美人一歌不惜倾家荡产豪掷千金，她越是冷漠就越是被追捧。盛名之下，水涨船高，连带她身边的侍婢也变得身份金贵起来，成为一众风流公子巴结讨好的对象。

我想，如果我的汉朝母亲能够亲眼看一看我现在的的生活，说不定她就不会那样悲伤绝望了。比起廉家，天音坊就像天堂，衣食无忧，而且不用看太多人的脸色，只要尽力讨得苏云昭的欢心就好。

这对我来说，不是什么难事。我原本就是做销售出身，最擅长的就是察言观色、揣摩人心。更何况苏云昭这个人，并不难捉摸。不懂她的人，自然会以为她孤僻傲慢，可若是你懂了她，她就会引你为知音，对你推心置腹。

或者，我就是这天音坊里，长安城里，乃至当今世上，最了解苏云昭的人，了解她的孤单，了解她的高傲，了解她的不甘，了解她的哀怨。

那是古往今来，所有心比天高却红颜薄命的女人，战国的西施，三国的貂蝉，沉江的杜十娘，明末的秦淮八艳，她们共同的孤单、高傲、不甘和哀怨。

正因为我看懂了，看透了，所以每当见到她独自一人坐在窗前，坐在那斜阳迟暮里，我的心总免不了酸酸涩涩的不是滋味。

※ ※ ※

“好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莫待无花空折枝……”苏云昭转脸向我，“子服，你说好花堪折，可你又怎知，好花虽好，却无人珍惜、无人愿折？”

梅雨时节乍暖乍凉，苏云昭似不能适应，老是像那天气似的，恹恹的没有胃口，几天下来人便越发地显瘦了，瘦得那对眸子越发漆黑幽深，深得仿佛映在她瞳孔里的我，就像浸在寂寞千年的湖。

酸涩之感渐浓，我正思忖着该如何应答，旁边的珠蕊已快嘴快舌地插道：“姑娘，你这是说哪里话，好花怎么会无人珍惜？想这长安城里，不知道有多少人，日思夜想，做梦都盼着能折了姑娘这朵花中极品呢。”

苏云昭斜乜了珠蕊一眼。珠蕊被这一眼望得缩了脖子，讷讷地低下了头。她也算是个聪明伶俐的丫头，只可惜，聪明不到点上。

“珠蕊，有子服在这里就好，你先下去。”

珠蕊答应着离开，临去前愤怒地瞪了瞪我。我一点也不担心她神情里的嫉妒和排斥，这小丫头有口没心，待会儿我只消拿只玉镯子再加几句好话包管收得她服服帖帖。

“子服，你是不是和珠蕊一样，觉得我很风光？倘若有机会，你愿意成为第二个苏云昭么？”

她这是在试探我？我想了想，避重就轻地答道：“姑娘说笑了，姑娘是天仙一样的人，和姑娘比起来，奴婢就是那地上的泥巴，不值一提。”

来到西汉以后，我极力地让自己适应这个朝代的语言习惯，学着自称“奴婢”或者“子服”，学着苏云昭文绉绉的用词。总算从前还有些语文底子，几个月的努力，倒也颇见成效。只要慢慢地边想边说，基本上露不了破绽，苏云昭还时常夸我谈吐不俗、应对得体，这一次也不例外。

她在感慨：“子服啊，你实在是个可人儿，总能把那话说得八面玲珑、滴水不漏。似你这般蕙质兰心，只是做我的婢女，实在委屈了。”

我适时地接道：“姑娘，似你这般天生丽质，待在天音坊，也实在是委屈了。”

苏云昭骤然一惊，失了惯常的淡然之色。

我以满面真诚回应她的极度惊愕，“姑娘，恕奴婢大胆，说句不该说的，姑娘不该再继续委屈自己，应当趁早打算，觅一如意郎君，跳出这风尘圈子。”

这个想法我酝酿了很久，只是在找个合适的机会提出来。显然，我挑对了时机。

苏云昭没有再回避，她开始向我敞开心扉，轻叹，似秋水微澜，“觅一如意郎君？谈何容易？须知，真金易得，真心难求。”

“姑娘，那些情啊爱的，子服不懂。子服只记得娘亲说过，倘要他人真心对你，你就先要以真心示人。姑娘说，好花虽好，却无人珍惜。可姑娘是否想过，如果好花总是拒人于千里之外，纵是惜花之人有心亲近，也会裹足不前。”

话到这里就够了，剩下的要留给当事人慢慢领悟。

我望着苏云昭慢慢地露出心动的表情，心中却生出了犹豫。我很清楚，她因谁而心动。那个看似多情却又好像无情的司马洛，我怂恿苏云昭对他撤去心防，究竟是会成全一段金玉良缘，还是会把苏云昭推向更痛苦的深渊？

管他呢，不到最后，谁也不会知道结果如何。

天音坊再好，终究不是久待之地；苏云昭再红，总也有人老珠黄的一天。女人的青春何其短暂，我不想看见苏云昭落得凄凉收场，我一定要帮她找一个好归宿。帮她，就等于帮我自己。既然我卖身给她做婢女，她过得好，我才会过得好。

至于司马洛，好吧，那就放手一试，凭着苏云昭的风华绝代，再加上我的头脑手段，我就不信收不了这长安名士的心。

※ ※ ※

天音坊，苏云昭的闺楼下，我又一次拦在司马洛和萧屹的面前。





“司马大人见谅，今天姑娘交代了——”

我这厢尚未念完台词，司马洛已经一伸右手，“行了，不用说了。苏姑娘今日又不得空闲了，是么？如此，我等告辞，改日再来拜访。”

跟着他转向萧屹，半认真半玩笑地道：“屹，看到没？苏姑娘的门槛实在高得很，一不留神，又绊了我一个跟头。”

萧屹揶揄道：“此乃无可奈何之事，谁叫洛嗜好碰壁，尤其是碰苏大美人的壁。”

司马洛浅笑，萧屹大笑，二人转身，正欲离去。

我突然开口：“萧大人——”

司马洛和萧屹一齐愕然回头。萧屹奇道：“未知姑娘何事唤萧某？”

我上一步，略带殷勤地道：“萧大人慢行一步，我家姑娘有请。”

萧屹那反应，倒像是平地里打了个旱天雷，小小地受了点惊吓，先看了看司马洛，才迟疑地看我，“你家……姑娘……请……我？”

我躬身相让，“是，我家姑娘已恭候大人多时，萧大人请——”

萧屹待在原地没动，开始变得结巴：“这个，似乎，不太……”

由此可见，萧屹是个老实人，重视朋友的老实人。

其实比起司马洛，我更看好萧屹。苏云昭要是嫁给萧屹，前景恐怕会更乐观些，将来日子过得会更踏实些。可惜，男女情爱确如萧屹所言，此乃无可奈何之事。谁叫苏云昭看不上老实人，反而看上了司马洛那个大滑头。

我打断萧屹的结结巴巴，开始讲那事先准备好的饶舌的古文：“前些时候，萧大人新作的那篇赋，我家姑娘很是喜欢，特意编了曲子，预备今日向大人请教。大人既不肯赏光，奴婢也不好勉强。想是我家姑娘，曲俗歌陋，不入大人耳矣。”

众所周知，萧屹是出了名的曲痴，闻言登时眉飞色舞，“苏姑娘特为萧屹新作的曲子么？实令萧屹受宠若惊，定要先听为快。”

言罢，屁颠屁颠地一路寻苏云昭去也，甚至没顾得上跟司马洛打个招呼。

司马洛站在原地，我研究着他的脸色，本想寻一些类似于嫉妒的蛛丝马迹，却发现有些人的脸看不得，跟磁铁似的，会吸牢你的眼睛。移不开目光，然后，沦陷的，就不仅仅是眼睛了。

我赶紧悬崖勒马，垂下眼帘，莫名的心慌意乱，直到他走远，才敢再抬头。

司马洛在走之前，说了句：“原来，苏姑娘的门槛，只为我司马洛一人而设。”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淡，轻飘飘的，听不出任何情绪的起伏。

但我却从中看到了希望，我猜，以司马洛的心高气傲，要是他没有半点失落，他不会讲这样一句话，甚至忘了还有我站在一边。

开局不错，接下来的走向，就要看司马洛的态度了。如果他依然跟从前一样，若无其事地天天跑来报到，那就大大不妙。但是，从那以后很久，司马洛再没踏足天音坊。

他果然还是介意了，他在介意动气的同时，殊不知自己也是动了情。

我信心大增，苏云昭却是芳心无依，“子服，他会不会永远也不来了？”

这个我没把握，可有一点我能肯定。只要他再来，他对苏云昭就不只是动情这么简单了。

※ ※ ※

我赌了一把自己的眼光，结果，我赌赢了。那是在数月后的某个傍晚，我终于等到久违了的司马洛。他徘徊在厅堂，犹豫着轻蹙双眉，那般洒脱的人，脚步竟也像被羁绊了似的，滞涩着不能向前。

我连忙地迎上去，“司马大人，奴婢到底把您盼来了。”原本是句矫情做作的逢迎话，但脱口而出的刹那，心底的狂喜竟如此真实强烈，仿佛我真的盼他盼到了望眼欲穿的地步。

我的热情，让司马洛呆了一呆，“呃，你家姑娘她——”

我意识到自己的失态，克制了一下，躬身道：“我家姑娘早就恭候司马大人多时，大人请。”

司马洛又是一愣，“你家姑娘恭候我多时？”

“是啊，大人。司马大人不在的这段时日，姑娘可是天天都想着大人，想得越发憔悴了呢。”

“憔悴？想我？”司马洛抿了抿唇，星眸忽地露了半分笑意。他使用这样的笑望着我，笑中带着玩味。

我道行不够，扛不住他这迷死人不偿命的表情，只得垂下视线，强笑，“司马大人为何这般看着奴婢？”

司马洛挑眉，悠然道：“都说坊间女子有手段，今日洛算是见识了。云昭姑娘这一招欲迎还拒，真真高明得很哪。”

我一呆，抬头。司马洛仍是一片淡然，却淡然得孤傲疏离。

糟糕！这司马洛不是省油的灯，他似乎已经看破了我们的伎俩。以他那名士性子，是绝不会容忍自己被一个女子耍弄于股掌之间的，哪怕这个女人是苏云昭。

要补救，要赶紧补救！

我想了想，作诚惶诚恐状，向他低身行礼，“大人言重了，都是奴婢的错，奴婢向大人赔罪，求大人饶过奴婢这一回。”

司马洛一挥手，“你何错之有？又何须你来向我赔罪？”

扮完了惶恐，我再装难以启齿，“其实——大人有所不知，先前对待大人的种种不敬，皆非我家姑娘本意，只是奴婢对大人心存不满，故而处处刁难。”

“是你？”司马洛讶然不解，“你为何对我不满？”

“只因奴婢不忍见我家姑娘为大人患得患失，日日寡欢夜夜难寐。姑娘对大人的心意，难道大人当真一无所觉么？”

司马洛沉默不语。

我趁热打铁，“大人与姑娘相交已非一日两日，姑娘是否擅用心计之人，大人应当比奴婢更为清楚。若是大人因此误解姑娘，未免有负这数十日来，大人与姑娘



大汉歌姬
（上卷）